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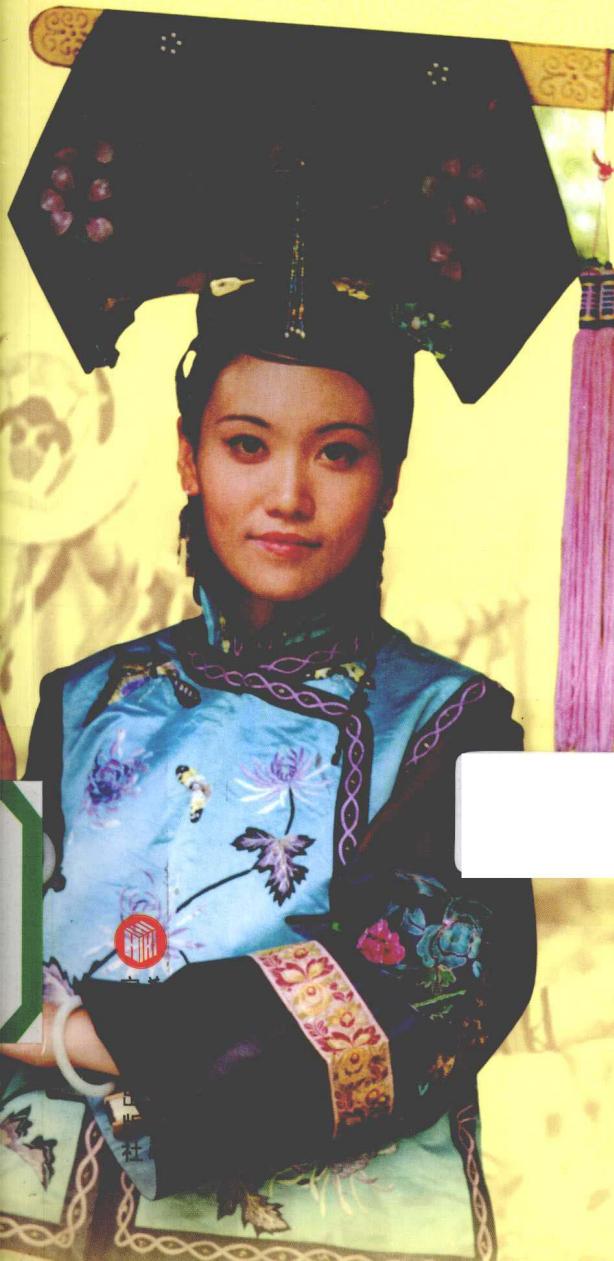


中华民族全书
杨宏峰〇主编

中
国

满
族

关凯编著





中华民族全书
杨宏峰◎主编

中 国

满

族

关
凯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满族/关凯编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12

(中华民族全书 / 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4904-3

I . ①中… II . ①关… III . ①满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①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6341 号

中华民族全书

中国满族

关 凯 编著

责任编辑 张 妤 王 瑞

封面设计 潘 豪

责任印制 丁 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1593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904-3/K·64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华民族全书》总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历经三年时间，组织策划编写了《中华民族全书》，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这套《中华民族全书》主题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理念，执著追求：充分展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 56 个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 56 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反映 56 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一有历史的传承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挖掘民族文化的题材，提炼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使之脉络清晰，连贯自然，富有时代感。**二有宽广的包容性**。本套丛书由 57 卷组成，由各民族学者独立完成，在 56 个民族 56 卷书的基础上推出一卷《中华民族》，既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又全面地介绍各民族的概况、社会文化、族际交往等。**三有系统的完整性**。丛书体例统一，篇章结构完整，各分卷相对独立，保持了严谨规范的编著风格。**四有科学的严肃性**。编者对于重大题材进行反复论证，对于细节认真斟酌，立项严谨，编著严格，审读严肃。**五有生动的可读性**。记述准确，笔墨生动，图文并茂，创意新颖。如有关家庭礼仪、取名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等社会文化的介绍，让读者在趣读中增长知识，引发想象。总之，这是一套反映中华 56 个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历史是一面镜子，文化是精神、是脊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大量阅读和深刻领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坚定爱

国信念，献身爱国事业，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读者呈现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为第 22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献礼。

是为序。

2012 年 5 月

目

CONTENTS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满族概况

- 第一节 族称族源 / 4
- 第二节 人口与地域分布 / 8
- 第三节 语言文字 / 9
-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 11

第二章 历史沿革

- 第一节 渤海国 / 17
- 第二节 金朝 / 21
- 第三节 后金的崛起 / 24
- 第四节 入主中原 / 28
- 第五节 康乾盛世 / 32
- 第六节 晚清七十年 / 36
- 第七节 民国遭遇 / 40
- 第八节 当代满族 / 42
- 第九节 观点：五人谈满族 / 45

第三章 八旗制度

- 第一节 缘起 / 52
- 第二节 权制 / 55
- 第三节 生计 / 57
- 第四节 驻防 / 60

中
国
满
族



第五节 旗籍 / 62

第六节 包衣 / 65

第七节 崩溃 / 67

第八节 遗产 / 69

第四章 地方镜像

第一节 吉林：乌拉街地方志 / 72

第二节 奉天：清末的汉军旗人 / 77

第三节 北京：旗人妇女的记忆 / 82

第四节 江南：叫魂案 / 87

第五节 东北：柳条边外 / 93

第五章 信仰文化

第一节 创始神话 / 99

第二节 禁忌 / 103

第三节 萨满活动 / 110

第四节 儒家思想 / 114

第五节 汉传佛教 / 118

第六节 藏传佛教 / 120

第六章 习俗文化

第一节 姓氏 / 126

第二节 家谱 / 128

第三节 发辫 / 130

第四节 服饰 / 131

第五节 饮食 / 137

第六节 居住 / 141

第七节 礼仪 / 145

第八节 节日 / 150

第九节 婚姻 / 153

第十节 丧葬 / 157

第七章 文学与民间艺术

第一节 满族民间文学 / 161

第二节 清代满族作家文学 / 164

第三节 歌舞 / 167

第四节 曲艺 / 172

第五节 民间工艺 / 173

第六节 民间体育 / 176

第七节 民间游戏 / 178

第八章 建筑古迹

第一节 北京皇家建筑群组 / 181

第二节 沈阳故宫博物院 / 190

第三节 清代皇家陵寝 / 193

第四节 避暑山庄 / 199

第五节 赫图阿拉城 / 201

第六节 乌拉古城 / 202

第七节 宁古塔 / 205

第九章 历史人物

第一节 金代女真人物 / 207

第二节 清代人物 / 210

第三节 近现代人物 / 223



第十章 文化资源

第一节 满文档案 / 239

第二节 美国“新清史”研究代表作 / 243

第三节 博物馆 / 246

第四节 网络资源 / 251

附 录

一 满族历史大事记 / 252

二 参考文献 / 280

后 记 / 289

编后记 / 291

导 论

满族，是一个谜一般的民族。

在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历史中，从肃慎到满洲，满族一直是与汉族如影相随的东北邻居。在从原始部落渐渐演变成民族共同体的沧桑历程之中，满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神话般的传奇，不断给中国增添了生机与活力，直到深深地把自己融合进中华文明之中。

以渔猎为主要生计的满族先民生活在东北的森林地带，这片地域的西南方是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而它气候干旱的北方，是茫茫草原上的游牧文明。汉语史籍一直以不同的族称记载这个民族的源流——无论是肃慎、“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后汉书·挹娄传》）的挹娄、勿吉，生存于“肃慎故地”的靺鞨，还是曾经君临天下的女真、满洲，尽管他们的名称不同，也至少暂时无法考证这些人群之间的血缘或世系纽带，但后世的研究者，还是可以通过时间线索把他们连接起来，并接续到后来生存在同地域的人口集团上——中国东北这片肥沃而寒冷的“白山黑土”，始终是满族先民繁衍生息的家园。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轨道上，自唐以降，每一支满族族系的兴起，都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影响。满族先民历史活动的一个规律，是不断出现一些彼此互无渊源的强大政权——渤海国、女真金朝、满洲清朝。当这些政权甫一兴起，先是统一内部，然后是扩张，金清两季更是南下直接挑战中原王朝。这个过程自渤海立国到清军入关，历时千年之久，其政治势力扩展不断递进，一次更比上一次控制了更为辽阔的地域，直到清代达到巅峰。渤海、金、清这三个满族先民所建的政权，以“间歇式重



构”的特色，^①彼此虽无直接继承的关系，却在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兴起，跌宕起伏，并为现代中国奠定了疆域的基础，此即孟森所言“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②。与此相伴，满族的先人也不断被政治力量统合为各不相同的强悍的民族共同体，直到满洲民族的最终诞生。回顾历史，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说：满族是一个因政治而生的民族。

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使满族——这个来自东北蛮荒地带的、人口有限的少数民族，以宏大的战略视野、超群的政治智慧、卓越的军事能力以及开放的文化态度，不断创造出近乎奇迹般的政治成就？对此，虽有浩如烟海的史家著述，但仍然像一个谜团。

百年前，当年幼的溥仪从紫禁城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的那一刻，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轮回历史终于宣告终结。大清帝国统治传奇般的建立，以及伴随着巨大耻辱的最终破产，其意义绝不仅限于中国王朝历史的兴衰，更包含着中国遭遇世界或者说东方遭遇西方的历史宿命。满族作为清帝国的统治民族，一方面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民族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也注定成为民族主义观念的牺牲品：当羸弱的国家遭受蹂躏时，社会不满的宣泄对象必然是统治者。而当这个统治群体插着一个少数民族标签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渐渐成为社会的公敌，进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西风东渐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祭品，至少是在观念上。

清之初，汉人曾经对拥有皇权的满族充满仇恨，但很快汉人中的精英就成为大清统治阶级的一份子。民族主义思想浓厚的钱穆如是说：“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在江南一带。”“汉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是读书人”，但这些人为了“使他们的经济生活维持在某种水平线之上”，只能“应举做官，这样就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从而使“中国社会实已走上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而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宰制。^③”这种贬抑清朝与满族的说法，在民国年间非常盛行。

仅以满族在清代及之后的历史经历观之，自17世纪满族形成以后，在四个世纪的光阴之中，这个民族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从“野蛮人的部落”

^① 参见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06年，第18~23页。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69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48~852页。

发展到文明帝国的统治民族（17~19世纪），又从政治上的“上等人”沦落为被排斥的社会“下等人”（清末民初“排满”运动），然后几乎销声匿迹（民国），而后又爆发式人口增长（20世纪80年代）。如此特殊的历史经历，即使以全球眼光来看，其戏剧性也几乎不输于犹太民族。究竟是什么力量能推动一个民族历经这样辉煌与黯淡交替的沧桑？这样的遭遇又会为这个民族留下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这样的历史记忆又会如何塑造这个民族自身？特别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满族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为革命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一个“种族的他者”，却以一种流水般自然的方式渐渐融汇于中华民族的泱泱共同体之中。

带着这些未解之谜，开始关于满族的叙事，或许书写的内容并非仅仅一个民族的民族志。实际上，今天的满族，在文化上已经不具备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相反，在诸多方面都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有着极高的一致性，无论是体质、语言、居住格局、生活习俗，甚至可能部分地包括心理认同。但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第二大民族人口集团，她的成员超过100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满族历史与文化正在经历着某种“复兴”的过程。

无论如何，作为一本介绍满族的书，注定会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命题出于技术原因而被忽略在书写的内容之外。最典型的命题比如：对于这个曾经掌握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皇权的民族，为什么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催生出来一个满族民族主义运动，相反满族民族性消散之快、与其他民族融合之彻底，在现代史上也是相当显著的案例。这其中包含了怎样的动力和机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又具有什么样的世界性意义？

这就是谜一样的满族。在她显赫的历史和从容的现实之间，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一个民族不断演变的历史线索与文化脉络，也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包容万象、融会贯通的精神魅力，而这种魅力的来源，正在于它包含了丰富的多样性。



第一章 满族概况

第一节 族称族源

提及满族的族称与族源，就不能不提到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孟森（1869~1937年）。

孟森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1901年，32岁的孟森受洋务变法思潮的影响，赴日留学，两年后归国入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幕府，撰有《广西边防旁记》一书，大肆颂扬郑的政绩，评价郑为“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俨然具备国家栋梁之才。后来郑孝胥追随溥仪，一度出任伪满洲国“总理”，王（钟）鍾翰先生就此谓之（孟森）“所期非人矣”。民国初年，孟森曾为民国临时政府众议院议员，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其政治生涯亦到此为止。但从政十载之中，孟森不仅撰写一些政治文章，亦相继发表了多篇清史论文，考据论断俱显功力，遂成名家。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专授清史，成为史学界公认之清史学派开山鼻祖。

在孟森的学术贡献中，对清之先世源流考订颇具独见。如王钟翰先生所议^①：清之先世源流俱见《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以及明朝、朝鲜人私著中，均事实俱在，斑斑可考。而清室世代相承，涂抹篡改，讳莫如深，旨在否认清先世与明的隶属关系，以证清肇造之正。乃孟老独具慧眼，稽考爬梳，使淹没四五百年来清先世之本来面目为之大白于世。

孟森先生很明白，清廷自修之史，必然要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因而

^① 王钟翰：《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光明日报》，1999年9月17日。

有很多事不可信。但对照旁人（前政权及邻国）所记，却可以勾勒出一幅比较接近真相的图景。比如清代官方“宁使满洲崛起之国，不使历史上得寻其为外夷名称”，“竭力为之掩盖曲说，以泯灭其事明之迹”，“故清世历代自称非明属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但实际上，崛起之前的满洲，实为明朝羁縻所辖之地上的居民，并非“独立国家”的子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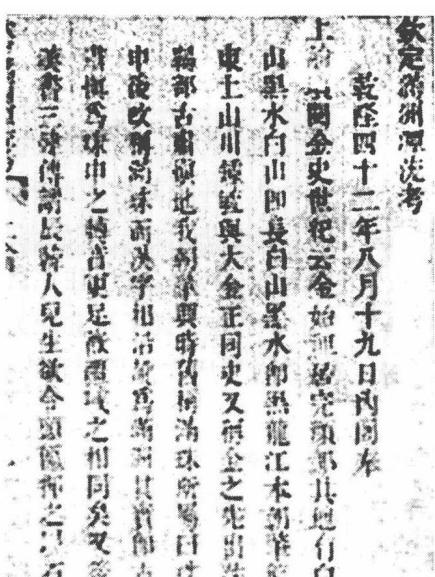
乾隆在《满洲源流考》中提出，满洲之名出自佛教菩萨“文殊”，即所谓“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满珠师利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这样的族名来历在乾隆时代，就文化意义而言，可说是相当体面。仿佛今日社会名流修家谱，通常会将不可考的祖先谱系链接到一个古代贤达身上一样。孟森虽正确指出满洲“非骤命一新名”，但这群人究竟为何叫了“满洲”，却仍然是众说纷纭，“迄无定论”。^①

满族族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肃慎——是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东北地区的先民之一。据《左传》记载，“肃慎、燕、亳”为周朝的“北土”。

学界另外的说法是肃慎为东进通古斯族后裔，自称“zhulchin”——“朱里钦”，因汉字不能标大舌音，于是就标记为肃慎，或者稷慎、息慎等。战国以后，肃慎的后裔称挹娄。由于原肃慎人“冬则穴居”，被称为“住洞穴的人”，中原用汉字标记了洞穴的音，后世的满语将洞穴称为“yeru”（挹娄），此族称也可能由此而来。

南北朝之初，松花江一带的沃沮人同挹娄人融合，被称为“勿吉”（“勿吉”即“沃沮”），他们占据了先

前肃慎人、挹娄人的故地，从而成了肃慎文化、挹娄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魏书·勿吉传》称之为“旧肃慎国也”，可见，勿吉也是肃慎的一部



《满洲源流考》

^① 王钟翰：《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光明日报》，1999年9月17日。



分。勿吉源于诸稽，是“窝集”的转音，满语为森林之意，东北人叫“树窝子”。勿吉人，就是住在森林的人的略称，表示“森林人”之意。

隋唐时，又被称为靺鞨，盖因“勿吉与靺鞨音相近”之故也。靺鞨后来逐渐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黑水等七大部。黑水靺鞨是满族的直系祖先。辽代，黑水靺鞨被契丹人称为“女直（真）”，据《大金国志》记载：“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乃黑水遗种”，“本名朱里真”，与原自称“朱里钦”音近似，可见其为肃慎人的后裔。此后，女真这一称呼逐渐代替了靺鞨。

中外很多学者认为满族的先民是通古斯人的后裔。对于“通古斯”这个词本身有多种解释，如“猪”或“猪民（食猪肉之人）”，而早期民族学家凌纯声认为与中国典籍中的“东胡”之说相通。^①按照现代人类语言谱系的划分，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满洲语族。“通古斯人”作为一个术语，通常是指讲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著名民族学家陈永龄认为满族就属于南通古斯人。^②

“通古斯”的概念有一个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最初，它专指鄂温克部落，而他们的近邻雅库特人则称之为“通古斯”。17世纪，俄国人向西伯利亚扩张，于是俄国人从雅库特人那里沿用了“通古斯”一词，并将其传入欧洲。西方的学者，特别是一些19世纪的俄国学者认为今日中国的东北——“满洲”是通古斯人的故乡。更常见的说法，则是通古斯祖先在数万年以前居住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地区，而后原始通古斯人的一部分离开了原地来到了东北亚大陆的森林地带，即黑龙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后发展成为女真和满族，凌纯声与赵展皆承此说。^③

与黄河流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汉族先民相比，追溯这些生存在“苦寒东北”的通古斯后裔的演变过程，高度依赖于非通古斯文字的历史文献的记载，特别是汉语的文献。从中原王朝的文献中看，这些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春秋时期的“肃慎”、战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

^① 参见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影印版），1934（中华民国23年），第3-16页。

^② 陈永龄：《民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953页。

^③ 参见赵展：《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

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和渤海”、北宋至明代的“女真”（诸申）以及17世纪中期之后的“满洲”。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努尔哈赤所部建州女真崛起，以一种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并以“八旗制度”吸收进中国北方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最终锻造出一个“新”的民族——“满洲”。满洲民族共同体的本质，从她一经形成开始，就是一个民族化的国家政权。而其人种意义上的祖先——通古斯人，或许只是一些满族成员体质中的基因碎片。

1635年，当时的后金国汗、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颁布命令，建号“满洲”。这是“满洲”族称的肇始。

“满洲”一词是满语“manju”的音译，关于这两个字的含义，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来自人名，即明代女真英雄满住；^①二是部名，满洲部，史禄国等俄国学者认为这是汉人用来指“满是珠宝”的地方，即“满珠”；^②三是佛名（曼殊师利），即前文孟森所分析的乾隆的说法。

当时皇太极改族名的时候，并未对“满洲”的含义作出任何解释，也可能当时的女真社会人人都知道为什么，根本无需解释，但后世之人，就无形中受清朝官方的说法影响最大。历代清帝都重视对本民族史和本家族史（爱新觉罗家族）的编撰与修订，这是满族学习儒家文化的必然反映——儒家文化最显著的政治传统之一就是强调“承天命，治天下”的皇权法统，即今人所谓政治合法性问题。清朝早期的正式文本（《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建构了一个关于长白山上的始祖的满族起源神话。这个祖先神话的意义，并非为了解答清朝满人关于祖先源流的求索，而是为了建构清朝满人对本民族的认同，并借神迹之说，向天下传扬满洲的天命。但在这种神话想象之中，已经没有任何通古斯人向南迁移的记忆，而只有本地化的萨满式的神秘叙述。

^① 李满住，明代建州女真首领。1442年，明从建州左卫中析出建州右卫，形成建州三卫。满住势力最强，为建州诸卫之首，时而归顺明朝，时而寇掠辽东，一时成为明朝和朝鲜的大边患，于1467年为明朝与朝鲜合兵夹击所杀。

^② 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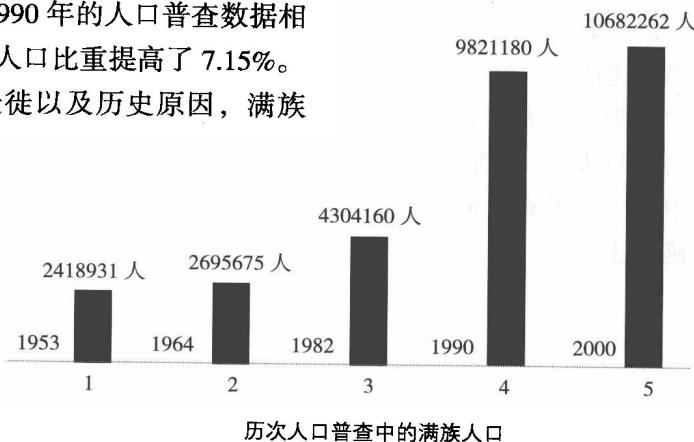
第二节 人口与地域分布

在 1964 年全国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为 2695675 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满族人口从 4304160 人（1982 年人口普查）迅速上升到 9821180 人（1990 年人口普查），期间人口增长率达到 128.18%。满族人口数字在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中为 10682262 人。

从 1980 年以后满族人口变化的规模上看，大幅增长的人口中，应该不仅包括相当一部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旗人后裔，也包括大量族际通婚的后代。同时，满族人口在 20 世纪末迅速增长的原因，除了单纯的自然增长（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政府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由民族成分转换造成的人口统计数字的机械增长，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如今，满族已经成为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的第二大人口集团，仅次于壮族。

根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国的满族人口中，男性 554.78 万人，女性 513.45 万人，性别比为 108.05。在世居地的城镇人口比例为 35.25%，非世居地城镇人口比例 34.16%。^①城镇人口为 376.54 万人，占总人口的 35.25%；乡村人口 691.69 万人，占总人口的 64.75%。与 199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十年间满族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了 7.15%。

由于民族自然迁徙以及历史原因，满族在全国分布广泛，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其中辽宁省



^① 黄荣清、赵显人等著：《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民族出版社，2004 年，第 170 页。